

第一章 陀羅尼集中的咒語念誦

最簡單的儀式臺本包括為了獲取特別利益而念誦的特定咒語。最簡單的儀式，呈現了咒語的內容，解釋了儀式如何付諸實施，以及儀式的預期效果。更複雜的儀式，則明確描述了密咒的起源和傳授密咒的神祇（或密咒念誦的對象）。其中的多數，咒語的效力需要被特殊的跡象加以確證——通常是一個顯現在修行者面前的神祇幻相。

在一些儀式中，咒語念誦是在神祇形像面前進行的。那些形像，無論是繪畫還是雕塑，通常要對形像的細節加以描述。在這種情況下，儀式不僅為咒語念誦提供詳盡指導，也為向神祇形像奉獻祭品（比如鮮花、香和食物）提供指導。我將這些日漸複雜的儀式歸為一種單獨的儀式臺本。

密教儀式中，念誦咒語或陀羅尼與崇拜形像通常是一起進行的，然而這兩種行法卻有著不同的起源。咒語曾一度常在沒有形像的情況下被念誦，其功效要靠幻相來加以確證——通常是佛陀顯現在修持者面前。形像隨後被引入到這種成熟的儀式臺本中。我認為在中

國早期的密教文獻中，可以具體追蹤到這種發展過程。讓我們首先仔細看看形像是如何引入到原先祇有咒語念誦的儀式中的吧。

我的考察將集中於兩個具體實例，它們每一個都代表了一組關係密切的儀式文本。首先考察的是兩部關於密咒（或陀羅尼）集的複雜歷史，最後討論一部與觀世音菩薩有關的儀式文本——該神祇在這些文本中地位顯赫。下一章，我將會考察一部與十一面觀音相關的密教儀式文本，它有著若干不同的版本，其中漢譯本就有四部。

兩部陀羅尼集

一些陀羅尼被匯集在四卷本《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以下簡稱“七佛八菩薩”）這部中國早期的陀羅尼集經中¹。其中提到形像的地方僅有幾處。這部公元四至五世紀之間的經典，在六世紀前半期的時候，成為十卷本《陀羅尼雜集》的一部分²。在《陀羅尼雜集》這部晚出的、體量更大的作品中，形像出現的頻

¹ 《開元錄》記載了東晉時期的一部《七佛所說神咒經》（《大正藏》第2154號，第55冊，第603頁中欄第11行），同樣也是四卷，惟題目稍短一些。似乎此書與《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同為一書。司空竺（Jonathan Silk）最近研究了中國佛教經錄中的相關部分，見 Silk, “The *Jifayue sheku tuoluoni jing*: Translation, Non-translation, Both or Neither,”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31, no.1/2 (2010): 376-378. 司馬虛（Michel Strickmann）將此經斷代為公元四世紀晚期至五世紀早期，見 Strickmann, *Mantras et Mandarins* (Paris: Gallimard, 1996), 73.

² 《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580頁中欄第14行 - 第637頁下欄第6行。《開元錄》將此經暫時定為梁代的作品（《大正藏》第2154號，第55冊，第539頁上欄第28行 - 中欄第4行；第624頁中欄第4-7行）。司馬虛對這部經及其與《七佛八菩薩所說大陀羅尼神咒經》的關係有過研究，見 Strickmann, “The *Jifayue sheku tuoluoni jing*,” 378-381。

次更高。這兩部作品都有著十分複雜的歷史，其中的內容，可以提供探尋兩種早期密教儀式臺本的重要線索。接下來，我會扼要地重建這兩部作品的生成過程，然後是兩種儀式臺本的生成過程。其中，我會特別關注形像儀式的引入。

今天所見四卷本《七佛八菩薩》的首卷，在標題上表明了陀羅尼所屬的神祇。《開元錄》(730)中有一部與《七佛八菩薩》同名卻祇有一卷部頭的經³。今本《七佛八菩薩》的第一卷可能曾經一度作為一個獨立的文本流通⁴。如果此猜測不誤的話，那麼四卷本《七佛八菩薩》最終成為附加的材料，被摻入到一卷本中。這個擴充了的版本，後來又融入到《陀羅尼雜經》中。

4 傳統的經錄一般將《七佛八菩薩》當作漢譯佛經，其中的陀羅尼也被認為可能源自印度，即便我們並不能確切地復原它們。接下來，另外一些陀羅尼開始附著在這個核心周圍。《七佛八菩薩》卷二的開始有兩段引文⁵，這兩段引文一定取自某個獨立存在的作品——它的題目與《大正藏》版本十分相似，其所引用的陀羅尼

³ 《大正藏》第2154號，第55冊，第654頁中欄第10行。《貞元錄》(800)中亦有著錄，《大正藏》第2157號，第55冊，第991頁中欄第6行。雖然此經被列入別錄中支流別行錄，但它實際上卻保存了這部經典的早期狀態。

⁴ 陀羅尼念誦與過去七佛的聯繫在公元五世紀初就已經存在。法眾永安年間(401-411)在北涼高昌翻譯的《大方等陀羅尼經》，描述了一種七日儀式，其中過去諸佛，如毗婆尸佛(Vipaśyin)、尸棄佛(Śikhin)、毗舍浮佛(Viśvabhū)、拘那含牟尼佛(Kanakamuni)，以及七佛和無數的十方諸佛顯現在空中，作為對咒語念誦的回應(《大正藏》第1339號，第21冊，第652頁中欄第8行-第653頁下欄第13行)，虛空藏菩薩和文殊師利菩薩也會出現。另外一部經，蕭梁時期(502-557)《虛空藏菩薩問七佛陀羅尼經》(《大正藏》第1333號，第21冊，第561頁中欄第11行-第564頁下欄第23行)，現存有兩種版本，一是闍那崛多(Jñānagupta)所譯(《大正藏》第1334號)，一是法天(Dharmadeva?)所譯(《大正藏》第1147號)。該經的藏譯本也存在，見：《佛書解說大辭典》第三卷，第241頁上欄。

⁵ 《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43頁下欄第9行-第544頁下欄第26行。

也能在後者中找到⁶。司空竺 (Jonathan Silk) 最近討論了第二段引文《集法悅捨苦陀羅尼經》在漢地傳播的歷史⁷——這段引文在《契丹藏》本的《七佛八菩薩》中是看不到的⁸。而這兩段引文在《陀羅尼雜集》中的相應部分也沒有蹤跡⁹。可能的情况是，缺少這兩段內容的某些《七佛八菩薩》版本，在此之前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流傳。

《開元錄》的編者假設十卷本《陀羅尼雜集》是在漢地編纂而成的，因為其中的一些片段是摘自某些現成的漢譯典籍（比如《七佛八菩薩》），因此，絕無可能直接來自相應的梵文集合¹⁰。除了《七佛八菩薩》，如《開元錄》編者所提示的那些從獨立譯本直接引用現象，還出現在卷四、卷九中¹¹。

⁶ 《大正藏》第1237號，第21冊，第178頁中欄第2行-下欄第1行，下欄第20-21行，第179頁上欄第2-9行。此經的另一個更長版本，被複製在《大正藏》第1238號，同樣一套咒語也存在其中，第21冊，第179頁下欄第18行-第180頁上欄第17行，中欄第7-13行、第18-23行。

⁷ Silk, “The *Jifayue sheku tuoluoni jing*,” 269-420.《集法悅捨苦陀羅尼經》是附在《觀虛空藏菩薩經》（《大正藏》第409號，第13冊，第679頁下欄第29行-第680頁中欄第23行）後的。Silk 的文章還仔細地討論了“經”的印度起源。

⁸ 《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44頁中欄第5行。

⁹ 《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586頁上欄第19行。

¹⁰ 《大正藏》第2154號，第55冊，第624頁中欄第4-7行。司空竺 (Silk, “The *Jifayue sheku tuoluoni jing*,” 380) 在同意《開元錄》編者意見的同時，認為中國譯者在創造一種新翻譯的同時，可能依然混雜有已經存在著的梵文翻譯。

¹¹ 《陀鄰尼鉢經》（《大正藏》第1352號，竺曇無蘭譯，公元四世紀最後二十年的某時）在《陀羅尼雜集》中被提及（《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628頁下欄第12行，第630頁中欄第4行-第631頁上欄第3行）；《護諸童子陀羅尼經》（《大正藏》第1028號，菩提流支譯，北魏，508-537）在《陀羅尼雜集》出現過（《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598頁上欄第13行，第600頁上欄第13行-第601頁上欄第18行）；此外，《開元錄》編者還提示《最勝燈王經》（*Agrapradīpadhāraṇī*?；《大正藏》第1354號，闍那崛多譯，585-600；《陀羅尼雜集》中提及，《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598頁上欄15行，第602頁

《陀羅尼雜集》卷四、卷六、卷八中的材料，出現在一部殘闕的寫經《雜咒集》中，對應的卷數是卷一、卷三、卷五。這部寫經最近在日本的金剛寺被發現，一同被發現的還有另外一部題作《陀羅尼雜集》的古寫經。然而，金剛寺本的《陀羅尼雜集》與《大正藏》本的《陀羅尼雜集》在結構順序上不太一致。金剛寺本的卷八、卷九、卷十，對應著的是《大正藏》本的卷一、卷二、卷三和卷七（這幾卷也是《七佛八菩薩》的內容）¹²。

鑒於這些奇怪的相似之處，落合俊典復原了《陀羅尼雜集》複雜歷史的關鍵部分¹³。這部經原先的名字似乎叫做《雜咒經》。《法經錄》（亦稱《眾經目錄》，597）最早著錄了這部經，題為《雜咒經》，且標明為十卷¹⁴。此經名在日本奈良時期（710-794）的寫經目錄中，同樣可以見到¹⁵。

5 這個十卷本的《雜咒集》最終將《七佛八菩薩》吸納在卷八至卷十中。但後來它的結構又有所調整，原先主要來源於《七佛八菩薩》

下欄第2行 - 第603頁上欄第17行）事實上是《陀鄰尼鉢經》的另一譯本（《大正藏》第2154號，第55冊，第624頁中欄第6-7行）。《陀羅尼雜集》承認了這一點，但卻襲用了《最勝燈王經》的片段（《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602頁下欄第2行）。

¹² 金剛寺本的卷八、卷九、卷十，每卷卷尾都注明《陀羅尼雜集》。奇怪的是，卷十的開頭卻標著《雜咒集》，即使其卷尾還是注明是《陀羅尼雜集》。

¹³ 落合俊典《陀羅尼雜集所收の經典について》，《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紀要》，第6輯，2003年，第59-83頁。赤塚祐道進一步完善了落合俊典的復原工作。

¹⁴ 《眾經目錄》著錄為“《雜咒集》十卷”（《大正藏》第2146號，第55冊，第125頁中欄第27行），靜泰《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665，《大正藏》第2148號）將其名稱著錄為“《陀羅尼集》”（《大正藏》第2148號，第55冊，第195頁下欄第25行）。如此，十卷本《雜咒集》的經題首次變成《陀羅尼集》，並最終《陀羅尼雜集》。

¹⁵ 落合俊典《陀羅尼雜集所收の經典について》，第77、82頁，注釋2。

的材料，被移至經首的前三卷。在被調整之前，它一定被重新命名為《陀羅尼雜集》。今所見《大正藏》本的《陀羅尼雜集》，採用的就是這個早期的結構順序。

落合俊典的復原工作對我們的考察非常有幫助。《大正藏》本《陀羅尼雜集》的主體（卷四至卷十）是由既有的經籍拼合而成。一些無名經似乎被吸納其中（下文會進一步討論）。《陀羅尼雜集》的這一主體部分，可能之前就是一部獨立的經（可能也被稱作《雜咒集》）即便其目前的形式也受到了之前所提到的結構調整之影響¹⁶。

《大正藏》本《陀羅尼雜集》卷四至卷十這一部分明確的文獻源頭，最早可追溯至公元 597 年以前，此時十卷本《雜咒集》首次為經錄所著錄。但除了《雜咒集》外，其他大部分文獻卻是晚於《七佛八菩薩》的。因此，相較於《七佛八菩薩》，我們在《大正藏》本《陀羅尼雜集》卷四至卷十中，可以看到更多晚出的陀羅尼。

《陀羅尼雜集》卷四至卷十在其文本衍化的不同階段，從兩部獨立的觀世音所說陀羅尼經集中吸納了重要的材料。這兩部經在主體內容上可能是一致的，實際上，它們也許是同一部經的兩個不同寫本。

《陀羅尼雜集》所“借用”的兩部觀世音陀羅尼集中較大的一部，體現在卷六的第九小節到卷七的第一小節，合計二十三首陀羅尼（姑

¹⁶ 除了《開元錄》編者所提到的那些經外，還有一些，比如：《大雲經》（*Mahāmegha sūtra*，《大正藏》第 1336 號，第 21 冊，第 609 頁上欄第 25 行，中欄第 20 行），雖然還無法準確指明究竟哪些文字是襲自此經；《觀佛三昧海經》，《大正藏》第 1335 號，第 21 冊，第 633 頁上欄第 6 行（《大正藏》第 643 號，第 15 冊，第 682 頁中欄第 26 行 - 下欄第 6 行）。落合俊典已經比勘過《陀羅尼雜集》的文獻來源，見：《陀羅尼雜集所收の經典について》，第 60-76 頁。但此經的所有文獻源頭恐怕是難以全部究明的。

且稱之為《觀世音陀羅尼集 1》)¹⁷。這些陀羅尼的一些，同樣分別出現在這部經的其他一些地方。

卷六(《大正藏》第 1336 號，第 21 冊，第 610 頁中欄 14 行 - 第 616 頁中欄第 8 行)

第 9 小節：《觀世音說燒華應現得願陀羅尼》(第 610 頁中欄第 25 行；第 612 頁上欄第 17 行 - 下欄第 9 行)

另見於：卷十，第 11 小節，《觀世音現身施種種願除一切病陀羅尼》(第 633 頁中欄第 4 行；第 634 頁下欄第 22 行 - 第 635 頁中欄第 15 行)

第 10 小節：《觀世音說散華供養應沒陀羅尼》(第 610 頁中欄第 26 行；第 612 頁下欄第 10-18 行)

另見於：卷十，第 12 小節，《散華觀世音足下陀羅尼》(第 633 頁中欄第 6 行；第 635 頁中欄第 16-22 行)

第 11 小節：《觀世音說滅罪得願陀羅尼》(第 610 頁中欄第 27 行；第 612 頁下欄第 19-26 行)

另見於：卷十，第 13 小節，《念觀世音求願陀羅尼》(第 633 頁中欄第 7 行；第 635 頁中欄第 16-22 行)

第 12 小節：《觀世音說除一切眼痛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1 行；第 612 頁下欄第 27 行 - 第 613 頁上欄第 9 行)

另見於：卷十，第 14 小節，《誦咒手摩眼除一切痛陀羅尼》(第

¹⁷ 據落合俊典的考察，金剛寺本《雜咒集》卷三的內容與《大正藏》本《陀羅尼雜集》卷六一致。見落合《陀羅尼雜集所收の經典について》，第 79 頁。

633 頁中欄第 8 行；第 635 頁下欄第 2-15 行)

第 13 小節：《觀世音說能令諸根不具足者具足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2 行；第 613 頁上欄第 10-23 行)

另見於：卷五，第 22 小節，《觀世音菩薩所說諸根具足陀羅尼》(第 605 頁下欄第 29 行；第 609 頁下欄第 3-14 行)

第 14 小節：《觀世音說治熱病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4 行；第 613 頁上欄第 24 行 - 中欄第 4 行)

另見於：卷六，第 2 小節，《治熱病陀羅尼》(第 610 頁中欄第 17 行；第 611 頁上欄第 22-28 行)

第 15 小節：《觀世音說除一切顛狂魍魎鬼神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5 行；第 613 頁中欄第 5-13 行)

另見於：卷九，第 6 小節，《除一切顛狂病陀羅尼》(第 628 頁下欄第 16 行；第 631 頁下欄第 13-21 行)

第 16 小節：《觀世音說除種種怖畏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7 行；第 613 頁中欄第 14 行 - 下欄第 11 行)

另見於：卷九，第 7 小節，《除怖畏陀羅尼》(第 628 頁下欄第 17 行；第 631 頁下欄第 22 行 - 第 632 頁上欄第 4 行)

第 17 小節：《觀世音說除一切腫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8 行；第 613 頁下欄第 12-19 行)

另見於：卷六，第 1 小節，《除腫患陀羅尼》(第 610 頁中欄第 16 行；第 610 頁下欄第 28 行 - 第 611 頁上欄第 5 行)

第 18 小節：《觀世音說除身體諸痛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9 行；第 613 頁下欄第 20 行 - 第 614 頁上欄第 5 行)

第 19 小節：《觀世音說除卒腹痛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10 行；第 614 頁上欄第 6-12 行)

另見於：卷十，第 15 小節，《除腹痛陀羅尼》(第 633 頁中欄第 9 行；第 635 頁下欄第 16-21 行)

第 20 小節：《觀世音說除中毒乃至已死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11 行；第 614 頁上欄第 13-19 行)

另見於：卷十，第 16 小節，《除卒中毒病欲死陀羅尼》(第 633 頁中欄第 10 行；第 635 頁下欄第 22-28 行)

第 21 小節：《觀世音說除卒病悶絕不自覺者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12 行；第 614 頁上欄第 20-28 行)

7 第 22 小節：《觀世音說除五舌若喉塞若舌縮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14 行；第 614 頁上欄第 29 行 - 中欄第 6 行)

另見於：卷五，第 15 小節，《觀世音說治五舌塞喉陀羅尼》(第 605 頁下欄第 18 行；第 608 頁下欄第 10-15 行)

第 23 小節：《觀世音說除種種癰病乃至傷破咒土縮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16 行；第 614 頁中欄第 7-16 行)

參見：《七佛八菩薩》卷一，《大悲觀世音菩薩摩訶薩說大陀羅神咒》(《大正藏》第 1332 號，第 21 冊，第 542 頁上欄第 20 行 - 中欄第 4 行)

第 24 小節：《觀世音說咒潤底土吹之令毒氣不行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18 行；第 614 頁中欄第 17-26 行)

第 25 小節：《觀世音說咒藥服得一聞持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20 行；第 614 頁中欄第 27 行 - 下欄第 7 行)

第 26 小節：《觀世音說咒五種色昌蒲服得聞持不忘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21 行；第 614 頁下欄第 8 行 - 第 615 頁上欄第 21 行)

第 27 小節：《觀世音說除病肌生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23 行；第 615 頁上欄第 22 行 - 中欄第 11 行)

第 28 小節：《觀世音說咒土治赤白下痢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24 行；第 615 頁中欄第 12-20 行)

第 29 小節：《觀世音說咒草拭一切痛處即除愈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25 行；第 615 頁中欄第 21 行 - 下欄第 11 行)

第 30 小節：《觀世音說隨心所願陀羅尼》(第 610 頁下欄第 27 行；第 615 頁下欄第 12 行 - 第 616 頁中欄第 7 行)

參見：《七佛八菩薩》卷一，《觀世音菩薩願果》(《大正藏》第 1332 號，第 21 冊，第 542 頁中欄第 5 行 - 第 543 頁上欄第 6 行)

卷七(《大正藏》第 1336 號，第 21 冊，第 616 頁中欄第 9 行 - 第 623 頁上欄第 16 行)

第 1 小節：《觀世音說滅一切罪得一切所願陀羅尼》(第 616 頁中欄第 11 行；第 616 頁中欄第 26 行 - 第 617 頁上欄第 12 行)

由上可見，一共有十二小節的陀羅尼(包括前九個)在其他地方被重複。卷六中第九至十二小節、第十九小節和第二十小節，全部按照卷六的順序又重新出現在卷十中¹⁸。在卷十中被重複的若干小

8

¹⁸ 《大正藏》第 1336 號，第 21 冊，第 634 頁下欄第 22 行 - 第 635 頁中欄第 28 行。

節陀羅尼，一定來自一部獨立且又與此密切相關的觀世音陀羅尼集（姑且稱之為《觀世音陀羅尼集 2》）¹⁹。如前所揭，我懷疑這樣兩部觀世音陀羅尼集，其實是同一部觀世音陀羅尼集的不同寫本，但兩者都在經首擁有一個關於形像崇拜的詳盡說明。由於《陀羅尼雜集》（更具體地說是《雜咒集》）編者們未能刪除冗餘，導致這兩個寫本最終被分開來，因為他們在這部經的不同地方竟然一再引了之前提到的十二小節陀羅尼²⁰。

然而，《陀羅尼雜集》卷六和卷七（《觀世音陀羅尼集 1》）的各小節觀世音陀羅尼，在名稱上明確冠以“觀世音”名號，但在《陀羅尼雜集》別處十二個相當小節中的七個，其相應位置的小節標題，卻沒有提及“觀世音”²¹。這些小節中祇有一例，觀世音的名號是出現在抄錄的陀羅尼文本中²²。陀羅尼一般在起首部分稱頌一位或者多位神祇，接著會按照一種公式化的表述方式（多擲哆），給出那些難以翻譯的咒語。在六首抄錄的陀羅尼中，觀世音的名號被置於稱頌神祇名單的突出位置。在卷六第 2 小節中，似乎祇有咒語，卻不見神祇名號，因此，那些咒語並不對應某一特定神祇。

¹⁹ 這第二部陀羅尼集的咒語，同樣見之於《七佛八菩薩》卷一，《大正藏》第 1336 號，第 21 冊，第 636 頁中欄第 16-26 行 / 《大正藏》第 1332 號，第 21 冊，第 541 頁中欄第 15-25 行；第 1336 號，第 21 冊，第 636 頁中欄第 27 行 - 下欄第 3 行 / 《大正藏》第 1332 號，第 21 冊，第 541 頁中欄第 11-14 行。

²⁰ 落合俊典也關注到這些重複的現象，但他祇是將之看作為一種編輯的疏漏。見落合《陀羅尼雜集所收の經典について》，第 69-70 頁。

²¹ 即：卷十第 16 小節；卷六第 2 小節；卷九第 6 小節、第 7 小節；卷六第 1 小節；卷十第 15 小節、16 小節，對應於，卷六第 12 小節、第 14 小節、第 15 小節、第 16 小節、第 17 小節、第 19 小節、第 20 小節。

²² 卷十中的第 14 小節、第 15 小節、第 16 小節，對應的是卷六第 12 小節、第 19 小節、第 20 小節；卷九第 6 小節、第 7 小節，對應的是卷六第 15 小節、第 16 小節；唯一的例外是，卷六第 2 小節，它似乎是同卷第 14 小節的翻版。

這個例子，揭示出一種發展的模式，即最初無法被翻譯的咒語，開始與特定的神祇（特別是觀世音）聯繫在一起——在陀羅尼中那些可翻譯（有時是已經翻譯了的）部分。這種關聯，最終變得很普及。《陀羅尼雜集》編者引介觀世音陀羅尼的不同方式，似乎反映了這種大的發展。

總之，通過對《七佛八菩薩》和《陀羅尼雜集》這兩部文獻的考察，可以表明這兩者的發展是一種累積式的。落合俊典的研究發現《七佛八菩薩》後來被併入另一部經——起先叫《雜咒集》，後來又被命名為《陀羅尼雜集》。我認為，《陀羅尼雜集》所彙集的材料中間，是一些稱頌觀世音的儀式。我將這兩個相似但又彼此獨立的觀世音陀羅尼集作為重要的材料，來分析上述的發展。一種進一步發展了的形像儀式出現在這兩部陀羅尼集中。

9

陀羅尼與幻相

在前面所考察兩部陀羅尼集的開頭，《七佛八菩薩》中的陀羅尼，都以一種多少有些程式化的模式呈現。每首陀羅尼都從屬於過去莊嚴劫和現在賢劫的“七佛”，以及無限久遠以前的“八菩薩”，皆如過去數億諸佛所說。每首陀羅尼都有一個名字。在念誦完一定數量遍陀羅尼後，行道之人被指示用黃色或五色縷線打成一定數量的結。一段文字描述了它的用法以及伴隨著的陀羅尼功效。

一些段落文字明確強調了陀羅尼的現實效能。另一些文段則承諾沿著通往救贖的超俗佛教道路就能獲得無法估量的功德。消彌

罪業，免生三塗，是一個共同的關心主題²³。一些段落文字承諾往生佛國淨土²⁴。一個人也可能證得沙門“四果”²⁵。一個人所能達到的各種三昧也被命名。佛和菩薩出現的幻相被反覆提及，通常佛會進行授記²⁶。這些幻相可能受對於陀羅尼成效的焦慮所驅動，這也可能解釋這些幻相為什麼會被一再提及並且描繪得異常生動。試舉一例加以說明。

在《七佛八菩薩》中第三佛（隨葉佛）所屬的小節中，給出了關於陀羅尼功效的詳盡說明——“其有書寫讀誦此陀羅尼者，此人恆河沙等劫、所有重惡極重報障，及與五逆一闡提罪悉滅無餘，及餘眾生所有重罪、障道罪垢及以業垢，聞其所說悉滅無餘。其有書寫讀誦之者，所至到處國邑聚落山林丘墓，其中眾生得聞此陀羅尼名一經耳者，命終已後皆得往生阿閼佛國，乃至成佛不墮三塗。”

接下去，還有關於這個陀羅尼儀式進行步驟的指導，即便有些地方的細節並不清楚——

（行此咒法）於四月十六日在東向塔內。一日遶塔八十匝。於塔西壁下東向立，誦咒二十四遍，乃至七日七

10

²³ 《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7頁上欄第11行，下欄第21-22行。指地獄、餓鬼、畜生。

²⁴ 例如：阿閼佛國，《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7頁上欄第10-11行，或忉利天，《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8頁上欄第16行。

²⁵ 《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8頁上欄第24行，中欄第7行；第539頁中欄第7-8行。“四果”包括：預流果（須陀洹果）、一來果（斯陀含果）、不還果（阿那含果）、無學果（阿羅漢果）。

²⁶ 《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7頁上欄第16-17行，中欄第26行。葛利尹(Eric Greene)在他最近的博士論文中仔細且富於洞見地討論過五世紀漢地冥想文本中的“驗證視象”(verificatory vision)，見Greene, *Meditation, Repentance, and Visionary Experience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2.

夜不得眠睡。須胡麻油燈七枚安置四角頭，淨潔洗浴著新淨衣，不食酒肉五辛，一日一夜。我於爾時當現在其人前放大光明，以金色手摩其頂上即與授決²⁷，此人所有業障罪垢悉滅無餘。²⁸

《七佛八菩薩》中第四佛（拘留秦佛）所屬的小節提到，那些能夠讀誦書寫此陀羅尼的人，現身當得金剛幢三昧²⁹。之後，過去第五佛（拘那含佛，Koṇāgamana）所屬的小節提到，該佛所說陀羅尼的功效與第三佛（隨葉佛）所說陀羅尼功效，極其相似——

得聞說此陀羅尼句一經耳者，百千萬億劫，所有重罪誹謗五逆悉滅無餘。其有眾生修行讀誦，七日七夜減省睡眠，其人現身得師子王定三昧，百千諸佛現前授記。³⁰

這些小節中提到的“三昧(samādhi)”，似乎既指諸佛的幻相，又指一種能夠促發諸佛幻相的精神集中狀態。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儀式臺本凸顯出來：念誦書寫陀羅尼可以消滅罪業、看到諸佛；念誦書寫某些陀羅尼，甚至可以讓人往生佛土。諸佛現身，一般都預言未來成佛（“授記”）。因此，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通過前面所謂的“三

²⁷ 《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7頁上欄第17行。

²⁸ 《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7頁上欄第11-18行。在《華嚴經》中，據說十方諸佛伸出右手，摩菩薩頂並讚歎（《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第278號，第9冊，第408頁下欄第8-10行，第441頁中欄第1-4行，第488頁中欄第20-21行，第542頁下欄第18-19行，另見，第783頁下欄第1-2行，第785頁上欄第14-15行；《大正藏》第279號，第10冊，第33頁中欄第9-17行，第80頁中欄第27-29行，第124頁中欄第25-26行，第179頁中欄第14-15行，另見，第439頁中欄第7-9行，第441頁中欄第9-12行）。《法華經·囑累品》則說是釋迦牟尼佛以右手摩無量菩薩摩訶薩頂（《妙法蓮華經》，《大正藏》第262號，第9冊，第52頁下欄第4-5行）。

²⁹ 《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7頁中欄第7行。

³⁰ 《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7頁中欄第22-26行。

昧”，念誦陀羅尼，可以讓行道之人最終成就佛果³¹。

形像與幻相

11

我們所考察的兩部陀羅尼集開頭部分的措辭幾乎一致，七佛所說陀羅尼的小節，沒有一處明確提及形像。事實上，一些文段在描述用各種方式向佛敬禮的時候，暗示了形像的缺席。例如，過去第五佛所說陀羅尼的那一小節，描述了一種儀式，即國王“於高樓上隨其方面，先禮十方諸佛，然後禮我拘那含牟尼佛，三稱我名燒香散花”³²。這一小節提到了一些其他地方常見的且與形像崇拜相關的行為，比如燒香和散花；但我認為此儀式並無形像在場。形像沒有被提及，文中的高樓表明國王是要爬到一定高度纔能直接與那些方向、那些遙遠地方的佛對話³³。

³¹ 在《七佛八菩薩》中第七佛（釋迦牟尼佛）所屬的小節中，提到念誦陀羅尼可以“得現身四沙門果”，罪業“除滅令無餘遺”（《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8頁上欄第24行，中欄第7行）。“四沙門果”同樣出現在觀世音菩薩（Avalokiteśvara）小節中（《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9頁中欄第7-8行）。

³² 《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7頁中欄第8-29行。相似的程式可見於《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9頁下欄第2-7行，與第四救脫菩薩相關的小節。行道之人被要求在“高樓上”和“宮殿中”禮敬十方諸佛（《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9頁下欄第3-4行）。在眾所周知的須摩提女（Sumāgadadhā）故事中，某一關鍵時刻，須摩提女手執香爐登高樓上，叉手向如來。見：《增一阿含經》，《大正藏》第125號，第2冊，第661頁下欄第11-12行；又，《須摩提女經》，《大正藏》第128號，第2冊，第839頁中欄第23行。

³³ 同樣地，在接下來有關八菩薩的部分，當提及觀世音菩薩的時候，說“燒眾名香散五色華，懺悔十方自責罪咎”，並且“三稱我觀世音菩薩”（《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9頁上欄第29行-中欄第3行）——這裡同樣沒有出現形像。“懺悔十方”字眼同樣出現在《七佛八菩薩》有關釋迦牟尼佛的小節（《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8頁上欄第28行），跟在“懺悔十方”後面的是用

但是明確提到形像和形像崇拜的，卻出現在這些陀羅尼集的其他小節中³⁴。很多出現在《陀羅尼雜集》的後來部分，特別是卷六、卷九和卷十。如前所揭，這三卷內容，包括其中的各個小節，似乎成於《七佛八菩薩》編纂之後。

形像也明確地兩次出現在《七佛八菩薩》有關諸菩薩所說陀羅尼部分中，這是我們所討論兩部陀羅尼集中較早的一部。第一次出現的小節，很可能是後來插入的³⁵。這一小節的題目似乎不全，但

七色華三種名香供養釋迦牟尼佛的行為——這裡代表呈現釋迦牟尼的，不是一幅形像，而是一座塔。行道之人在舍利塔前“五體投地、悔過自責”，並“誦此陀羅尼句八十一遍”（《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8頁中欄第1-2行）。這些行為日日重複，首先是第一個七日，接著是第二個七日，最後是第三個七日；於是“所有重罪悉滅無餘，十方諸佛放大光明來觸其身”（《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8頁中欄第4-5行）。這個情節似乎是說十方諸佛從遙遠的佛國顯現在行道之人的面前。似乎也沒有什麼形像。在《觀普賢菩薩行法經》中有對懺悔能夠促發諸佛顯像的詳細描述，見：《大正藏》第277號，第9冊，第390頁中欄第9行-第393頁下欄第10行。

³⁴ 例如，有小節提到在“佛前、像前、塔前、舍利前”讀誦書寫陀羅尼，可以使人見佛並消滅重罪（《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634頁上欄第16行，中欄第19行）——這裡的“佛”一定指佛像。《陀羅尼雜集》卷十中的這一小節又歸屬於《日藏經》。另外一小節，據說同樣取自《日藏經》，這段文字關於“護眼”，據說要“於佛前懺悔諸罪”、“作佛形象”並“書寫日藏”（《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637頁上欄第2、3行）——這裡的“佛前”似乎指的是“在佛的前面”。“形象”出現在其他他文段中，與舍利、塑像、經法等一起代表佛在泥洹後的存在（《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624頁下欄第20行）。在“佛前”讀誦書寫陀羅尼（“佛前誦一百八邊”）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得到一個預卜吉凶的夢，這個夢呈現出來的一定也是一幅形像（《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631頁下欄第11行）。

³⁵ 《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41頁上欄第13行-中欄第1行。在這個有關形像的段落之前，程式化地列出了八位菩薩及其所說陀羅尼（《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41頁上欄第10行，《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585頁上欄第9行-中欄第8行）——這段文字同樣在其他版本中看不到（見夾注：《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41頁上欄第10-12行），包括《陀羅尼雜集》中相應的部分（《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585頁中欄第8行）。

顯然與觀世音菩薩有關³⁶。在這一部分內容中，跟在陀羅尼之後的是一段值得注意的陳述：“於閑靜處若阿練若處，於觀世音像前，經行誦之一日一夜，即見觀世音。”³⁷ 這就會給讀者留下這樣一種印象，即行道之人所觀看的形像（“觀音像”）與最終所獲得的幻相（“見觀世音”）之間，可能存在一些有意義的聯繫。形像（陀羅尼在它之前被念誦）會變成現實中的幻相³⁸。

這個理念在《陀羅尼雜集》中被表現得更加明確和具體——一共出現兩次，其一在卷六，其二在卷十。兩小節觀世音陀羅尼文獻（《觀世音陀羅尼集 1》和《觀世音陀羅尼集 2》，如前所討論）的第一小節，看上去在不同場合下被嫁接過³⁹。這段文字可能一度傳佈很廣⁴⁰。它開頭描述了在一塊布上繪製觀世音形像的情形——“以白淨氎若細布，用作觀世音像，身著白衣坐蓮華上⁴¹，一手捉蓮華，

³⁶ 這一小節陀羅尼的首行，即明確提及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大正藏》第 1332 號，第 21 冊，第 541 頁上欄第 17-18 行）。

³⁷ 《大正藏》第 1332 號，第 21 冊，第 541 頁上欄第 29 行 - 中欄第 1 行。《陀羅尼雜集》卷九有關觀世音菩薩所說陀羅尼能夠製造圖像部分（《大正藏》第 1336 號，第 21 冊，第 631 頁中欄第 28 行 - 下欄第 5 行），可能是這一儀式的另外一種版本，即便這裡面的陀羅尼看上去更短。

³⁸ 第二段談及觀世音像在第一卷的最後（第 15 小節），見：《大正藏》第 1332 號，第 21 冊，第 542 頁中欄第 5 行 - 第 543 頁上欄第 5 行；第 542 頁下欄第 15 行。這一材料似乎也被納入到相對較晚纔出現的《七佛八菩薩》中。

³⁹ 這兩段文字，見：《大正藏》第 1336 號，第 21 冊，第 612 頁上欄第 17 行 - 下欄第 9 行和第 634 頁下欄第 22 行 - 第 635 頁中欄第 15 行。

⁴⁰ 于君方曾翻譯和簡要討論過這段文字，見 Chün-fang Yü, *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śva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52-53. 司馬虛亦有討論，見 Strickmann, *Mantras et Mandarins*, 141-142.

⁴¹ 佛通常呈現為坐在蓮華上——“見佛在蓮花上坐”（《大正藏》第 1336 號，第 21 冊，第 618 頁上欄第 13 行）；“見佛世尊坐蓮華座上而為說法”（《大正藏》第 1336 號，第 21 冊，第 634 頁下欄第 16 行）。

一手捉澡瓶，使髮高豎”⁴²。

儀式在觀世音像前舉行，持續的時間，或七天（“白月八日至十五日”），或祇在十五日那一天⁴³。人們被要求“著新淨衣，以牛屎塗地，又以香泥塗塗其上”。接下去，指導人們佈置神聖場地——“生恭敬心盛十二器生乳，以四瓦器盛放好香須極好香。華十六貫須瓦燈十六枚，燒黑堅沉水香，須大瓦四枚盛淨水，取種種諸華牒著坩中。”⁴⁴

儀式的中心環節是某種形式的火祭——人們被要求點燃一堆柴火并準備八百枚蓮花瓣，行道之人念誦陀羅尼不停歇，使心志堅定不移；每念誦一遍陀羅尼，就往火中投入一枚蓮花花瓣（“燃乳木薪，又須蓮華八百枚誦陀羅尼，使音聲相續、善心不絕，誦一遍投一華著火中”）。

接著，觀世音菩薩就會從東方來，并在火上放出巨大而異乎尋常的火焰。那時，觀世音菩薩會出現在火中，其形像一如畫像——身穿白衣，頭髮豎起，手持瓶花（“時觀世音菩薩從東來，現大神光於火上燃。時觀世音菩薩應於火中如所畫像，身著白衣，其髮高豎，手捉瓶華於火中現”）。

經文向人們保證看到這種情形不會感到恐懼。此幻相表示所開展的儀式是有效的。所以，人們知道地獄、餓鬼、畜生等世界都將

⁴² 《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612頁中欄第17-19行和第635頁上欄第22-24行。

⁴³ 《大正藏》第1336號，第21冊，第612頁中欄第20行和第635頁上欄第25-26行。

⁴⁴ 《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612頁中欄第21-24行；第635頁上欄第27行 - 中欄第1行。

對他（她）關上大門。他（她）的所有願望也都會得到滿足⁴⁵。當自己的願望得到實現後，人們送還觀世音菩薩（“當見之時，心無眾怖，當知是人即閉地獄餓鬼畜生道門，隨其所欲，求願悉得……隨所求訖，還送觀世音菩薩”）⁴⁶。

從神祇現身以回應咒語重複念誦開始，臺本就在某種程度上擴展了——如今，神祇出現在恐怖的火上，大概是回應咒語的念誦或將花扔進火中的供養。這個主題，再現（一定程度上亦有所改變）於後來的曼荼羅儀式中；聖眾被邀入他們在曼荼羅上位置（有時出現在火中）。令人吃驚的是，形像與幻相之間的關係是那樣迷糊。形像首先被提及，接著與形像一致的幻相出現。然而，我感到好奇的是：精心繪製且為之後的幻相所複製的畫像，是否為原創？可能這裡的形像（一幅繪畫）祇是在其他地方所獲得幻相的翻版，後者纔是原創的。從這個角度來解讀，這些經文內容纔能為我們提供形像崇拜被引入陀羅尼信仰漸變發展過程的線索。我想進一步考慮這種可能性，並以此結束我們的討論。

- 13 對佛的崇拜，無論是十方諸佛還是某一特定的佛，並不一定暗示形像崇拜。用燒香和散花來供養十方諸佛也不一定需要有形像存在⁴⁷。

⁴⁵ 有一系列的願望，諸如：富貴、飛空、施眾生隨意自在、多聞、議論、入深、伏藏、服仙膏、妙色、牛黃、天眼、天耳、滅一切病痛、治愈身體情根不具等。一切重業除去。如果男欲求女身、女欲求男身，如願悉得。

⁴⁶ 此為這些陀羅尼集中唯一一處屬於典型密教儀式式樣的賓主交際臺本。在這種可能屬於早期的模式中，神祇作為客，顯現出神奇的景象來確證儀式的有效性，而當儀式舉行的願望達成後，作為客的神祇則要被送還。

⁴⁷ 《大正藏》第1332號，第21冊，第539頁下欄第4行。但形像崇拜可能導致供養更趨繁複。

佛和菩薩的幻相被應許給那些念誦多種多樣咒語的人們，然而形像卻僅存在於少數小節中。這表明那些驗證陀羅尼念誦效果的幻相，是兩部早期陀羅尼集所描述的陀羅尼行法的自然組成部分。圖像在相對較晚的發展階段才被引入此行法中。

也許，重要的是，在上面分析的觀世音小節中，形像是一幅繪畫。可能同樣重要的是，這段經文並沒有提及崇拜繪畫形像或向這幅畫供養，即便它對在形像面前舉行儀式有具體的說明，對儀式的準備活動也有詳盡的描述。非常具有可能性的是，這裡的繪畫形像本來就不打算被當做崇拜的對象，而祇是作為一個魔法工具，藉此帶來行道之人所盼望的幻相。有很多這種感應魔法的例子，其中事事相應⁴⁸。

最後，我們可以注意到，在如上所論兩部陀羅尼集經的陀羅尼崇拜中，觀想行為是缺席的。如果繪畫形像會引發幻相，那麼它就依然與行道之人的觀想行法毫無關聯。後者可能祇存在於晚期密教儀軌中，但它將會通過一個完全不同的機制來實現。

14

⁴⁸ 甚至在其他提及形像的地方，也沒有講到崇拜形像或向其供養。那些描述崇拜佛和以香花供養佛的文段，也沒有提到形像。